

# 道德與辯證法

杜威博士等著 李書勳譯

亞東圖書館印行

法證辯與德道

著等士博威桂

譯/勳'審'李

行印館書圖東振

有 所 權 版

法 證 辯 與 德 道

分五角四價實

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

號六弄五七四路聊洽虞海上

理 代 社 書 益 求 部 市 門

號 五 七 三 路 馬 四 海 上

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

---

版 出 月 十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華 中

## 譯者序

胡元義  
俞叔平  
教授捐贈

十六年前（民國十二年），中國發生過一次震動思想界的大論爭，即所謂科學與人生觀的就是。起因是張君勱先生在清華大學裏的一篇講演，他演說的大意是：人生觀不能受科學的支配，不能為科學所解釋，因為：『人生觀之特點所在，曰主觀的，曰直覺的，曰綜合的，曰自由意志的，曰單一性的……』接着他又舉例來說：『亞丹斯密，個人主義者也；馬克思，社會主義者也；叔本華，哈德門，悲觀主義者也；柏拉圖，黑智爾，樂觀主義者也。彼此各執一詞，而決無絕對之是與非。……』

演辭一出，中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馬上起來應戰，在努力週刊上寫

下了幾萬字的長文；但主要的意思很簡單：科學是可以支配人生觀，解釋人生觀的。可是究竟怎樣支配，如何解釋，他卻完全沒有反舉出來；而更糟的則是丁先生拿了柏克萊，皮爾遜等的經驗批判論來反對張先生的柏格森主義，所以無怪陳獨秀先生在序文裏要說擁護科學這方面『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』了！

後來丁張兩方都參加了許多教授學者；但大半是像獨秀先生所說的：『下筆千言，離題萬里』，看了祇能叫人慨嘆乎學海的淵博，無從窺其邊際；至於究竟說些什麼，那恐怕連這班學者先生自己都不甚了了，所以那次論戰雖然是砲火連天，聲震遐邇，可是會幾何時，烟消灰滅，如今祇贖着亞東圖書館的兩冊小書，作個紀念，在現代人的腦海裏，可以說已經逝去得無影無蹤了。

我們現在如果重讀此書，在這些名流學者的煌煌大文中，誠如胡適之先生所云，祇有吳稚暉先生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，才算稱得上『起講』，而值得胡先生『表示敬意』的。

因為參戰的全體學者中，就他們的專門學問說，雖然有許多是優秀的科學家，但是一談到哲學可就糟了，簡直是毫無例外地屬於唯心主義的營壘，擁護科學最力的胡適之與丁文江兩先生，也還只是從杜威先生那裏學來的一點實驗主義，所以無怪他們要在柏格森，杜里舒這班『玄學鬼』之前『卸甲丟盔』了。

不過吳稚暉先生這一通砲火，至多也只能破壞一部分『玄學鬼』的陣地，當然更談不到什麼『最後勝利』了。因為吳稚暉先生雖然採用了法國造論物論的手榴彈，並且還開放了英國造進化論的步槍；但他總還不肯或不敢

用德國造辯證唯物論這一尊無堅不摧的大砲；所以他表面上似乎也打死過幾個『玄學』兵，但結果卻祇做了一個『科學』軍敗績後的一位『押陣大將』，等得到了民國十四五年，中國另一部分兵士搬出了馬克思那尊大砲來的時候，吳老先生索性就對『玄學鬼』投了降，把所有的武器都向真正的唯物論者投射過來了。這情形當時曾經使許多吳老先生的愛護者驚疑的，後來時過境遷，人們也就把這位『妙語驚天下』的老先生忘了；但是在哲學思想上，卻從不會有人企圖對他老先生的態度，作一次鄭重其事的分析的。

在這篇短短的序文裏，我們當然不能來完成這個任務，不過既然把問題提出來了，總不能就此算數吧，至少我們得把吳稚暉先生思想的要點，加以簡單的觀察。他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，包含着以下的幾個要點：

『（一）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；』

『(二)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；』

『(三)……古人不及今人，今人又不及後人；』

『(六)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，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；』

『(七)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。』

上面這幾點，一般的說來，當然都是唯物論的說法了，連辯證唯物論者都可承認的；那末爲什麼牠們不能戰勝『玄學鬼』，而且吳稚暉反被『玄學鬼』俘虜了去呢？原因很簡單：在階級社會裏談『人生觀的科學』，如果把階級的學說拋開不要，那就別談什麼反對玄學；因爲一個人既不能離社會而存在，則他無論如何，總不能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的一個成員，這一成員的資格，即確定了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（尤其是人生觀），現在假使想談某一人的人生觀而不從他所隸屬，所生活的階級立場上下手，只是空空地研究他



對於宇宙與人生的觀念，要想他不流於形而上的玄學，其可得乎？

誠然，吳先生把道德，直覺等『微妙的』東西，並不像『玄學鬼』那樣地統統送進了不可知的王國，他相信這些都是環境的產物，是受着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的；但是撇開了階級來談社會環境，那末這所謂環境也就抽象與空洞得可憐了。同時『玄學鬼』也決不會怕這件武器的，而且他還能給你一個反攻；譬如吳稚暉說靳雲鵬聽了要『勃然大怒』的事情，假使你去對英國的勞愛喬治說，『彼亦止笑謝』，可知『羞惡之直覺，實會賦自環境……』但是『玄學』兵主帥張君勱先生也許會那樣來回答吳先生：我原已說過，『凡此問題，東西古今，意見極不一致』，所謂『東西古今』，就是所謂『時空的限制』了，你們只是重複了我的意見，並沒有進而說明『東西古今』的人生觀『不能一致』的道理。

如果張先生真的這樣反駁過來，我敢斷定吳先生是無辭以對的，因為所謂『賦自環境』也者，實在也只有說明其然，而不會說明其所以然呢。要說明其所以然，那只有借重那唯物史觀與階級學說了。靳雲鵬之所以聽見人家要『替他老母做媒』而『紅漲於臉』，以及勞愛喬治之所以祇是『笑謝』，歸根結蒂地說來，還是逃不了女子片面貞操與從一而終那些觀念的作用，靳老爺之勃然大怒，祇因為他是生長在前資本主義時代，他是宗法社會殘餘勢力的政治代表，是落後的地主階級的統治者；對於這個階層，女子的片面貞操觀是堅執着的；至於勞愛喬治則是世界最前進資本主義的產物，是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，對於這一階級，婦女的地位至少已經提高了，再醮婦已經算不得什麼恥辱了，所以他決不會因人勸喬治老太太再嫁而拚命；這樣看來，靳老爺的『怒』，與喬治先生的『笑』，實在不能簡單以中英國情殊

異或中英國民性不同這類話來解釋的。倘簡單提到『國情』或『環境』，並不站在唯物史觀與階級學說的立場上來指出怎樣的環境，並怎樣造成這環境，那末『玄學鬼』張君勳先生也早已指出過『人生觀因東西古今而不同』了；並且『東西古今』祇有比『時空限制』說得更加明確，那末『押陣大將』一遇到辯證唯物論的壓迫，立刻轉變為『玄學軍』進攻的急先鋒，難道還有什麼可以驚疑的嗎？

至於吳稚暉先生以下的全體『科學』戰士們，讓我們不客氣地說一句，他們本質上無一不是澈頭澈尾的『玄學鬼』，不過大多披上一件實驗主義的外套罷了。其實所謂實驗主義也者，本來祇是一種最狡猾的唯心論，一種最煩瑣的經驗論，一種最淺見的功利論。無論對於那一個人，或那一社會事件，他們都單另地拿來放在資產階級的測量器上，在自己這仙庸俗的智慧室

裏，『實驗起來』，他們一方面爲自己的階級利益所圍，另一方面又排斥了黑格兒哲學中的歷史的觀點，所以這班實驗主義先生們『實驗』後的認識總是極其反動與荒唐的。試看中國的例子吧，有一位實驗主義的大師，很久以來，就只曉得『外國人到中國來傳教做生意』，而怒斥帝國主義爲神話；他不想從根本上解救中國，而只願『好人出來組織政府』；這些主張，都是實驗主義『科學分析』後的最好結果！

中國那次思想界的大混戰，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結果，但是民十四以後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，給這次爭論以有力的解決，辯證的唯物論以排山倒海的力量，衝破了一切障礙，開始征服了中國一切前進青年與知識分子的心智，那時無論柏格森牌道地的玄學也好，皮爾遜牌『科學的』玄學也好，統

統消聲匿跡了，甚至連『押陣大將』的『人欲橫流』的『唯物論』，也都像太陽出現後的螢光一樣，只能在少爺小姐們那些終日幽暗的閨閣裏閃耀了。

但是歷史卻永遠是進兩步退一步的。隨着法西斯的抬頭，民主主義的衰落，以及社會主義的危機，在世界範圍內，一切反動的唯心的哲學派系，又都張牙舞爪起來了。現在從法西斯的種族主義者起，一直到民主主義的實踐主義者止，都起來對辯證法的唯物主義，尤其對布爾雪維克主義，施行無情的攻擊。結果則引起了最近激動歐美思想界的關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大論戰。將來這論戰的餘波一及到中國的時候，一定又會重提起十六年前的舊爭論來的吧。所以我們於介紹此次世界論戰的當兒，不得不回顧一下『人生觀與科學』的舊案。

這次論戰的範圍極廣，參戰者又極複雜，所以我們的紹介，其勢不得不

以一部分爲限；本書中所收入的乃是美國所發生的一部分。

這回美國的爭論，可以說是實驗主義者提起來的，這人就是麥克斯·伊斯脫曼，他在俄國革命剛才成功的時候，就同情了蘇聯，他是美國共黨創造者——約翰·里特的至友，是美國有名左派文藝刊物新羣衆的最初編輯，他同情共產主義，並自命爲社會主義者，但他從來不曾服膺過馬克思主義，在根本的哲學思想上，他還是一個實驗主義者。一九二七年聯共分裂後，他同情於左派反對派，等到最近蘇聯當局公開以流血的手段來對付革命元勳之後，他認爲俄國革命業已失敗，乃進而懷疑社會主義的理想，尤其攻擊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，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美國 Harper's雜誌上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施行抨擊，並提出了社會主義理想的修正綱領。

同年六月，亡命墨西哥的蘇聯反幹部派領袖托洛斯基，在美國新英特雜

誌上爲文反駁（並不對他一個而發），替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與布爾雪維克主義辯護；八月間，當今實驗主義的大師，亦即我國大多數學者的受傳師杜威博士，起來批評托氏主張，在理論上爲伊斯脫曼作聲援。

這以後（有的還在以前），就引出了無數有名的學者與教授們的大文，如美國的Sidney Hook, Charles Yale Harrison, James Kerty, Edmund Wilson, Philip Rahv, Benjamin Stolberg, James Farrell, Louis Hacker等，（以上諸人，都是美國有名的激進知識分子，大半曾經是共產黨員或同情者的），法國的紀德，比利時的Victor Serge，以及Ignazio Silone與Anton Ciliga 諸人。

這次爭論還只是開始，現在離結果還很遠，同時我們可以預斷，這樣的爭論也決不會有什麼確定的結果的，因爲只有實際鬥爭，只有歷史的本身，

才能替牠得出最後的結論來。

關於這次討論的內容，這裏我們不必多說，讀者們自己閱讀好了。本書中所收入的四篇文章，在數量上雖只是整個爭論的一小部分，但在質量上卻已經很足夠了，兩篇全譯的是兩方『主將』的意見（當然以哲學而論），兩篇節譯文章的主旨，則各自接近於某一方面的。

爲什麼說是接近呢？因爲伊斯脫曼雖在根本上同意於杜威的意見，但是並不完全一樣；詹姆士·盤納姆則雖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，甚至是一個布爾雪維克主義者，但他並不贊成辯證法。

臨了，我希望以後還能陸續地把這爭論介紹給中國的讀者們。

譯者。一九三九年，九月二十一日。



## 目次

俄國與社會主義的理想	……	前任新羣衆雜誌主筆	麥克斯·伊斯脫曼	一
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	……		里昂·托洛斯基	九
手段與目的	……		杜威博士	九一
科學家的麥克斯·伊斯脫曼	……	美國紐約大學哲學院教授	詹姆斯·赫納姆	一〇五